

茶马古道的历史回声

——读高富华《又见茶马古道》

□ 王尧江



康定是内地通往藏区的交通要冲，锅庄是汉藏“茶土交换”的场所。在此，茶叶经历了再次改良，工匠将竹篾包装改为牛皮封装，以适应高原气候与游牧运输方式。这一转变体现了藏地文化对汉地物质文明的接纳与再创造。茶叶在康定汇聚、中转，深入藏区，最终成为藏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对藏区的饮食、经贸、政教等多个层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1908 年威尔逊镜头下汉源飞越岭的背夫、1943 年美国记者记录的雅安茶市、1944 年康定 48 座锅庄的繁华盛景……百余幅老照片似历史切片，成了无声而有力的证言。书中，大量影像与文字互文，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深度和阅读体验感。

茶叶纷争到兄弟情谊的民族融合

川藏茶马古道的深层意义在于其民族融合。高富华以“茶叶”为线索，揭示了汉藏关系的复杂性。藏茶在高原饮食中的重要地位，自然成为生存与文化互渗的象征。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矛盾，而是将冲突升华为共生的史诗。书中对经济史细节的钩沉，揭示出茶马古道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——茶叶不仅是民生饮品，更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战略物资。在 19 世纪，英国试图以印度茶叶取代雅安藏茶，引发清政府的“印茶亡边”危机，但印茶入藏不仅受到藏民的“口感”抑制，也受到中国内地和藏区的共同抵制，迫使印茶人入侵企图流产。

书中通过雅安农艺师李国林与西藏茶工的故事，展现了当代汉藏合作的温情。在易贡这片曾经饱受自然灾害蹂躏的土地上，李国林助力藏族同胞种下雅安茶树，让“雪域茶谷”重焕新绿。而今，年逾古稀的他不能再去西藏，但易贡茶场关于“李师父”的传说仍无处不在。这种友爱互助，正是古道精神的延绵。这种将微观叙事置于宏观历史框架的书写策略，使茶马古道成为观察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切口。

作为资深记者、知名作家，高富华对川藏茶马古道的溯源严谨审慎、思考深刻。他数次往返于川藏茶马古道，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“茶马古道·西藏秘径”考察经历，将个人体验与历史文献交织，形成“行走的叙事”。对飞越岭花岗石上的“拐子窝”、二郎山下的“背夫村”等描写，既有考古学的严谨，又充满对先民命运的悲悯与崇敬。这种创作自觉还体现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上。他指出，现代发达的交通虽终结了古道的运输功能，却不应湮灭其文化价值，主张通过旅游开发与学术研究，让古道“活”在当下，成为“中国人的景观大道”。

这些非常规比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新颖性，更在于它们能够打破读者习以为常的认知框架，使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旧事物。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所指出的，文学的功能就是“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”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，正是通过陌生化的语言策略。

文学语言的个性化特征构成了对标准化表达最根本的反叛。在一个越来越推崇统一、可预测的语言表达的时代，作家的个人语癖如同语言的指纹，证明着人类个体精神的不可复制性。鲁迅文风中的沉郁顿挫，沈从文笔下的清新质朴，汪曾祺语言中的淡而有味，都是无法被模仿或替代的独特存在。当代作家中，王小波的戏谑中透着智慧，韩少功的质朴里藏着锋芒，李娟的细腻间流淌着幽默。这些鲜明的个人风格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彩光谱。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指出，真正的写作应该是“将生命转化为一种能够超越规则的存在”。当一位作家发展出无可替代的语言风格时，他不仅是在表达自我，更是在拓展人类表达的可能性边界。这种个性化不是刻意为之的标新立异，而是作家与世界独特相处方式在语言层面的自然流露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文学语言的这种反越轨与创造性并非没有风险。过于个人化的表达可能导致交流障碍，极端的语言实验可能沦为自说自话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，如果这个比喻成立，那么文学就是不断扩建、改造精神之家的过程。从《诗经》的比兴到汉赋的铺排，从唐诗的凝练到宋词的婉转，从白话小说的生动到现代主义的晦涩，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语言不断越轨、又不断重建的历史。

在数字化时代，当算法推送使我们的话语越来越趋同，当网络流行语以惊人的速度标准化我们的表达方式，文学语言的这种越轨和反叛精神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提醒我们，语言不应只是交流的工具，更应是思想的翅膀。那些个性化凸显的作家以实践表明，只有敢于在适当的时候打破规则，语言才能保持其活力和表现力。文学语言的越轨不是为了制造混乱，而是为了探索那些被常规表达所遮蔽的人类经验。每一次成功的语言越轨，都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世界的新鲜认知。

当我们合上书本，这些背叛常规的语言表达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。也许，这就是文学语言越轨的终极意义——它不仅是语言的解放，更是感知的解放，最终成为人类心灵自由的象征。

在语言的可能性边疆，文学永远高举着越轨和反叛的旗帜，而那旗帜上写着的，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创造性精神。

文学语言更需要「越轨」

□ 巴山

句，但在诗歌语境下却成为表达孤寂与思念的绝佳载体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那些蜿蜒曲折、长达数页的句子，同样是对语法常规的挑战，却因此成功表现了人类意识流动的真实状态。这些例子无不证明，当语法规则成为表达的束缚而非助力时，打破规则反而可能更接近艺术真实。

修辞系统的创新更是文学语言越轨行动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。常规思维中的比喻往往依赖既定的相似性联想（如“光阴似箭”），而文学创作的比喻则追求出人意料连接。刘亮程描写冬天：“太阳像一块冻硬的干粮”，这个比喻将天体与农家食物并置，瞬间拉近了宇宙与乡土生活的距离。毕飞宇形容一个人的沉默：“他的沉默像一件湿衣服挂在两人之间”，将抽象的情绪状态具象化为可感的日常物品。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是“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”，将天体、货币、色彩和湿度这些看似无关的元素熔于一炉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甚至将天堂想象成“一座图书馆”，将宗教信仰与知识崇拜通过比喻完美融合。

在语法结构的层面上，文学语言的叛逆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传统语法规则在文学创作面前有时会显得束手束脚，而优秀作家们总能通过巧妙的“违法”建构起独特的语言美学。莫言在《红高粱家族》中大量使用超长句式，故意模糊主谓宾的界限，营造出民间口头叙事那种泥沙俱下、酣畅淋漓的效果。与之相反，阿城在《棋王》中则极致简化句式，甚至频繁使用不完整句，却由此捕捉到了道家“大音希声”的美学境界。诗人海子写道：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”，这种缺乏动词的句子结构在常规语法中属于病

合的是，后来我到她所在的宣汉县工作了数年，于是，通过参加协会活动、拜访诗友、创办文学民刊，我们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。从网络交流到现实相聚，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互相学习、鼓励，提升了写作水平，也成为了坦诚相待的好朋友。

向萌写诗已有二十多年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她的身份不断转变，从住建系统基层工作人员，到文化单位创作干部、电视台专题片撰稿人，再到地方时政内刊编辑、新媒体平台责任编辑。每一次身份的转变，都意味着生活环境和内容的巨大变化，但无论身处何种岗位，无论生活多么忙碌，她心中对于诗歌的热爱从未熄灭。我惊叹于她扎实的文字功底、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思维方式，她总能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诗意，通过文字赋予它们新的生命，其笔下作品早已具备独属于她个人的辨识度。

向萌的诗歌，是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的结晶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本次集结的《逆光》共分为“且行且歌”“无心之语”“月照千山”三辑，分别涉及山水自然、故土家园、亲情友情等，题材较为广泛。在她的诗中，故乡的山川河流、田野村庄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她笔下的热烈，是“川东胸前那朵别致的花”，白墙、灰瓦、壁画，阳光沾满河水和山歌的气味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

合的是，后来我到她所在的宣汉县工作了数年，于是，通过参加协会活动、拜访诗友、创办文学民刊，我们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。从网络交流到现实相聚，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互相学习、鼓励，提升了写作水平，也成为了坦诚相待的好朋友。

诗意就在逆光处

——读向萌诗集《逆光》随感

□ 符纯荣

乡村画卷。她笔下的庙安，是“梦中的呓语”，高山上繁茂的草木、漫山遍野的梨花，消解了尘世的困扰和内心的迷雾。

打开《逆光》，河流、山川、雪、花海等自然意象频繁涌现，成为她抒情的核心载体。《当八台山无雪，我便是雪》一诗中，“我要让天地合二为一 / 让群山亮出雪骨冰肌”，以雪的纯粹与覆盖性消解物我界限，展现诗人与自然的共生共情。《水之歌——致清溪》则以“清溪河是从天上来 / 带着与生俱来的灵性与美丽”开篇，将河流拟人化为灵性之源，流淌着对故土血脉的深情礼赞。《老去的故乡》里，“炊烟稀薄，乡音消散 / 农耕技艺失传”道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凋敝的隐痛；而“纵使大地辽阔，远方山河锦绣 / 我依然对衰老的故乡充满爱恋”，表达的则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守。诗人以笔为舟，逆时光之流回溯，试图打捞记忆中的故园剪影，却在现实的荒芜中与自我和解。这种对故土的凝视，既有挽歌式的哀婉，亦饱含着重建精神原乡的希冀。

向萌的诗歌语言兼具灵动与厚重。她善于以陌生化的意象打破常规，如《风吹平原》中“秋风中的细节无比美妙 / 露出了平原神秘的韵脚”，将“韵脚”赋予平原，使抽象的风具象为诗行的节奏。《在罗盘顶仰望星空》里，“星辰在天空漫游 / 如生命的潮

汐蓬勃汹涌”，以潮汐喻星辰，宇宙的浩瀚与生命的律动瞬间共振。这种意象的跳跃与碰撞，让诗歌充满张力，却又始终紧扣情感的核心。

她的文字亦不乏哲思。《雪》中写道：“这是冬天绝对唯美的青春 / 你顺着银河而下 / 呼吸如水，吹弹可破”，雪的短暂与永恒、纯净与易逝，被赋予形而上的追问。《一只瞎眼的猫没有信仰》则以猫的茫然反照人类的欲望与信仰困境，举重若轻地触及存在主义的命题。

向萌作诗如同她的为人，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热忱与对友情的珍重。她的笔下，既有《两个人的春天》中“不安的灵魂在夜的深处种植花园 / 盛开着两个人的春天”的私语呢喃，也有《远方的歌声——写给丁丁》里“越过万重烟云 / 你会听见我的歌声”的辽阔深情；还有《风吹贺家梁——写给伞树立老师》中“清风会代替你的双手翻阅诗书 / 我们把叹息和悲伤悄悄隐藏”的悲悯与缅怀；更有《诀别诗——写给凤儿》里“这是幻觉的春天 / 你像种子一样被安放在泥土中”的无尽追思。她还给我写过一首诗——《致巴山石头》，其中“你把母亲和土地高举在头顶 / 怀揣神的孤独在田野种植文字”“我知道，未来的某个时刻 / 你会化身如玉”等诗句，不乏溢美之词，让我在

感动的同时又深感惭愧。在这些诗中，她以细腻的笔触，把对朋友的真诚融入字里行间，让诗歌充满了温度和力量。

《逆光》的命名，本就暗含深意，那就是——真正的诗意往往诞生于逆光处，在现实的困顿与理想的落差中迸发力量。在《逆光》中，我们能感受到向萌在时光长河中逆光寻梦的勇气与执着。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情感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。在爱情诗中，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的美好与淡淡的哀愁；在友情诗中，她表达了对朋友的真挚情感和深深祝福；在亲情诗中，她流露出对亲人的思念和感恩之情。她对自然的描写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；她对社会现象的关注，展现出她作为一名诗人的社会责任感。

《逆光》的出版，见证了向萌多年来诗歌创作的努力与坚持，这既是一个阶段性总结，更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正如她在《光阴》中所言：“光阴无处不在 / 它记录一切，又掩埋一切”，而诗歌，终将在时光的淘洗中熠熠生辉。我相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向萌会继续在诗歌的道路上砥砺前行。她对诗歌的热爱和执着，将激励着她不断探索和创新。

本版责编：张语婷

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，语言不是轨道列车而应该是自由奔放的烈马。当日常交流中的语言被语法规则、约定俗成和社会规范层层束缚时，文学语言却常常偏爱“越轨”。比如古人贺知章的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秦观的“山抹微云天连衰草”，还有当代作家刘亮程笔下那些会“走路”的村庄，毕飞宇小说中那些有“气味”的思想，都是成功的“越轨”案例。

因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不同，需要创新与发展，因而也总要保持对日常语言的反叛与挑战。这也正是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在。当然，这种越轨，并不是天马行空的随心所欲，而是对语言可能性的一场解放。当作家们挣脱了语言惯性的枷锁，他们不仅重塑了表达方式，更重塑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。文学语言的创造性、想象力和个性化特征，构成了对标准化表达最有力的反驳，也是人类精神自由最为生动的体现。

文学语言对常规的突破首先体现在词汇层面的创造性使用上。作家们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，将普通词语置于意想不到的语境中，使其焕发出全新的光彩。刘亮程在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中写道：“风刮了一夜，早晨起来，村子被刮到了沟那边。”这里的第二个“刮”字的用法违背了物理常规，却精准捕捉了乡村在自然力量面前那种脆弱又坚韧的存在感。毕飞宇在《推拿》中描述盲人世界时，将触觉词汇大量用于心理描写：“那些话语摸起来很粗糙”。这种词汇的跨界使用不仅没有造成理解障碍，反而开辟了感知的维新度。中国古典文学中也不乏这样大胆的词汇创新，李清照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中的“黑”字作动词使用，寥寥数字便勾勒出漫漫长夜中孤独蔓延的过程。这些例子证明，当作家敢于打破词汇使用的常规界限，语言便获得了新生。

在语法结构的层面上，文学语言的叛逆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传统语法规则在文学创作面前有时会显得束手束脚，而优秀作家们总能通过巧妙的“违法”建构起独特的语言美学。莫言在《红高粱家族》中大量使用超长句式，故意模糊主谓宾的界限，营造出民间口头叙事那种泥沙俱下、酣畅淋漓的效果。与之相反，阿城在《棋王》中则极致简化句式，甚至频繁使用不完整句，却由此捕捉到了道家“大音希声”的美学境界。诗人海子写道：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”，这种缺乏动词的句子结构在常规语法中属于病

向萌的诗集《逆光》终于付梓，作为相识近二十年的文友，我衷心地祝贺她，为她高兴。这本诗集不仅是一位诗人二十余年创作生涯的心血结晶，更是一段关于坚守、热爱与自我对话的精神旅程的见证。翻开书页，那些熟悉的字句仿佛旧日时光的碎片，在光影交错中折射出深邃的诗意与生命的温度。

回首与向萌相识的近二十年岁月，记忆如同浪潮般翻涌，将我带回到那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网络文学时代。

本世纪初，互联网写作应时而生且风起云涌，达州市广播电视台创办的“达州博客”和达州日报社创办的“玄同论坛”风靡一时。这两大平台，聚集了一大批网络写作爱好者，向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那时的她虽名不见经传，却如同璞玉初现，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，很快在众多写手中脱颖而出。她的美丽善良、热情真挚，让每一个与她交流的人都如沐春风。而充满灵性的文字，也让她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。无论是情节跌宕的小说、情感细腻的散文，还是意境深远的诗歌，她都写得颇为出色，展现出远超一般人的文学天赋。

在那个“混”论坛、写博客的年代，出于对文学共同的热爱，我们很快加上好友并时常在 QQ 里交流文学、互传作品。机缘巧